



西北大学语言文学丛刊

袁峰 著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



商務印書館

西北大学语言文学丛刊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

袁峰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袁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西北大学语言文学丛刊)

ISBN 978 - 7 - 100 - 6048 - 6

I. 汉… II. 袁… III. 汉语—语源—研究 IV. I87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1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

袁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048 - 6

2009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frac{1}{4}$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内 篇

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	3
生命与真善美·····	23
论文、史、质话语·····	37
比兴本义探源·····	53
言、音、意之辨·····	71
文史哲的解构意义·····	85
口与心：字原解读及其美学·····	97
“所谓”的名实辨析·····	116

内 中 篇

中国文论精神的义理性话语之解构与综通·····	135
中国古代文言话语四论·····	151
先秦人文话语五论·····	164

2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

汉代人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贡献了些什么·····	178
魏晋六朝的文本文心观念及其关系·····	194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	207
《文心雕龙》体系的产生及其含义·····	224
三玄的哲学精义对刘勰的影响·····	237

内 外 篇

释“匕”·····	253
建构中国文论义理范型·····	263
超前性的拓展与独创·····	269
试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范畴·····	282
初级阶段的人文视野·····	295
“致仕”：还归禄位与求取禄位·····	298
从言文等部首词解读中国文论的本根·····	301
后记·····	304

内 篇

人文学科的语根意义

人文语根是一切学科之母，在语根那里，不仅会看到神话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类别之消解，而且会看到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之趋于融通。和中国人用“形而上”和“形而下”区别人文的上下文不同，西方人用 context 作为语境辨别文本。在“全球化”之语境下，面对自然学科的强势地位，探寻有关 subject 的根本意义有助于增强人文学科的底气。在本文所持的态度里，不仅可以看到“语境”和“语根”的对立和融通，而且也可以看到全球化语境下人文学科在语根里的相互融通。

如果人文学科有困境的话，那么这种困境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太快了，而是因为它自己的底气不足。人文学科的意义内在于它所属的各个层面之矛盾，而它的底气为这种矛盾提供燃料和动力。为了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在自然人化的一刹那，人与文之间矛盾的种子也被埋下了。但当双音词“人文”出现时，由于科学的当仁不让，人与文的矛盾便在人文学科中转化为“人文”与“科学”的矛盾。人文学科是在人文科学之后成长发展起来的，后者的矛盾当然也内在于前者之中。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贵在不断创新；人文是追求良知的学问，贵在为人类谋福利。人文与科学的一致性及其内在矛盾使得人文学科在发展的

4 汉语字原与人文理论

过程中异彩纷呈。相对于科学技术学科而言,广义的人文学科中还存在着人文学与文化学之矛盾;相对于文化学科而言,它的内部又存在着文科和理科之矛盾。人文学科以复杂的人文为研究对象。它在哲学意义上主要研究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在逻辑学意义上主要研究名和实的关系,在文字学意义上主要研究形和义的关系,在语言学意义上主要研究音和义的关系。人文学科在哲学、美学那里获得了方法论基础,在文学那里获得了审美情感,在史学那里获得了事实根据,在伦理学那里获得了道德良知。借用古人的话来说,人文学科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人文学科所伸张的精神内在于语根的基础之上。“文”以“人”为语根,人文学以“人文”为语根,建立在人文学基础上的人文学科在理科的意义上是要推进人类“文明”的历史,在文科的意义上是要建构先进的“文化”类型。在人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文和人文的各种学科。劳动是生命力的象征,是人气旺盛的表现。人文的生命力是“文明”与“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统合。人文的“质胜”是生产关系矛盾中的“生产力”旺盛,“生产力”旺盛,则“文明”的速度快;人文的“文胜”是生活关系矛盾中的“生活力”旺盛,“生活力”旺盛,则“文化”程度高。人文学科在质文互动中明确了理科和文科的差别,同时也展现了二者相互联系的广阔前景。人文语根是一切学科之母,在语根那里,我们不仅会看到神话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人文类别之消解,而且会看到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界限之趋于融通。人文学和人文

^① 张载:《近思录拾遗》,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学科领域亦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困惑,这有待于学人尽力去探讨。本文仅就其中的“语根”意义,结合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思考,谈一点浅陋的意见,以就正于学坛方家。

从汉学语根分析

人文一词的复杂性足以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送上不归之路,但依旧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痴迷于闯荡这座迷宫。在人文的辩证关系中,人是文的内容,文是人的形式。从“人”到“文”,人类走过了几十万年的历程。中国人认为:人文的本原,肇自天地自然。在汉语语根中,属于自然物方面的部首有若干个,首先是金木水火土。这五个部首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五行”,在《洪范》中的排序是:水火木金土。在现代汉语里,按照部首的常用性排序,应该是:水木土金火。水是生命的源头,有了水,才有植物、动物和人。在植物中,草木是动物和人存在的生态基础。至于土,是从山石风化而来,它是一切生命形态存在的基础。人文的语根,从土来说,叫语原;从水来说,叫语源;从木来说,被称作语根。人文的“文”,也是一个汉语部首。“文”是人的一种行为,当我们的祖先写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时,他们是在谈文化。这种谈文化的方式和今人谈全球化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差异,其不同之处是涵盖范围有所不同。中国的人文文化追求本原,不但有所谓“原道”、“原学”,而且有所谓“原人”、“原文”。千载以前的古人追求本原,千载以后的今人依旧追求本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源学在中国学坛大有成为显学之势,而在文论界,不但出现了《原道》、《原

学》一类学术刊物,而且也出现了《原人论》的学术专著。本原这个语词的根本还是水木。原从厂,厂象形山崖。在《说文》里“原”字在山崖下有三泉,现简化成为“原”。“原”,“从泉出厂下”,“象水从石穴出向下坠流之形”,人文亦是如此向下“坠流”的。人文有本原,“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左传·昭公九年》)。中国文化是讲本原的:“澄其原则流清,固其本则末茂。”(司马光《初除中丞上殿子》)人文的义理在孔子的时代已经被创建,但“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颜氏家训·书证篇》),“论其文”的大师到了东汉的时代才出现,他就是至今人们仍然公认的许慎。许慎所论之文是文字而不是文学。他说:“文字者,经艺之本。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真正论文学的人到了曹魏的时代才出现,他就是学术界公认的曹丕。

在人类的文化进程中,言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与文之间,言词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刘勰曾经说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人和动物都有口,但中国人对“口”的解释并不仅仅着眼于人和动物的共性,而同时也着眼于人文之性。《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食”是人和动物的共性,而“言”是人所独有的。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言”都是一个重要的人文部首。言从舌上而出,人不同于动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用言语交流。词从言,是个形声字。《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言词的语根主于“意内”,其语形表现于“言外”。之所以叫“意内”是因为心意主持于内,而心和言一样,都是重要的人文语根。刘勰在论文时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原道》)人类的语言之立大约在20万年以前,人类的文字之明,就汉文来说,大概才经历了五六千年。在文字之明以前,人们

只是依靠出于口的语音传达“心生”之意；到了文字之明以后，人们还运用出于手的字符表达“心生”之意。在“文字未作”以前，人们“以音表意”（刘贇《声韵学表解·叙》），此时的人文指的是人文言语；在“文字发作”以后，人们“以符表意”，此时的人文已经成为语词文字。就形音义的结合而言，人文“语源是文字产生之前口头语言中语义与语音的结合体”^①，人文的语根是文字产生之后语音和语形所结合承载的意义。人文必有语源，人文的语源是“最初表示概念之音”，它是人文“语言形式之基础”（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人文亦必须有语根，人文语根是“最初表示共象的语音形式”（傅懋勳《中国训诂的科学化》）。语音由听觉把握，共象由视觉把握。由听觉把握的语音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容易丢失，由视觉把握的字符在甲骨文的时代已比较容易保存。人文语根和语词关系密切但含义有所不同：“语根系成语词之要素，语词系由语根渐次分化而成者。”（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在汉语部首中，人文一词分属“人”部和“文”部。先看“人”部。《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人是从古类人猿进化来，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列子·黄帝》里对人有一个定义：“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这里的人，是从形式描绘上说的。钱锺书写《围城》，说人“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无毛两足”也是从形式上说的。部首人在甲骨文里象人侧面站立形，与今天的单人旁相似。“人”这个语根被创造出来，就意味着人的本身之形式，并由人之形

^① 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式表达人之内容。再看“文”部。文“象人正立形”(朱芳圃语)，“文象分理交错之形”(徐灏语)，儒家历来都把“文”看成一种美德。尽管儒家并不排斥实用，但该学派中的荀子还是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这足以表现出“文”在儒学中的重要意义。“文”这个象形字在古老形态中包含“心”符，这意味着“文”是要表现人的心性。《现代汉语大字典》认为“文”在“天文”“人文”意义上是“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文”不但象形于人，而且其性质归属于人学；“文象”的“分理交错之形”内在于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文”这个语根被创造出来，标志着人对自身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本原意义上，言是语之本，文是字之本，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是人文之本。最早的时候是有人无言，后来人变得能言说了，再后来人又创造了文字这种言说的书面形式。

先有人文，后有人文学，再朝后才有了人文学科。人和文是独体字，学和科是合体字。学归“子”部。“子”的本义是幼儿，后来才泛指人，再后来又用其简称自己的老师，古代士大夫亦通称“子”。在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里，“子”包括了哲学、科技等类书籍。子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士人著作基础上的学问。在先秦诸子学里，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只是奠定了“学习”的意义，到了庄子《天下》篇所谓“百家之学”，其学习具有了“学说”的意义。再到后来，汉代学人又强调学说的“觉悟”意义。例如，班固就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白虎通义·辟雍》)如果说人文只是标识人所生活的环境，那么人文的学习就是要巩固这种标识，到了人文的学说和觉悟则已经深入到了思想领域。人是能学习的动物，人的学习以语文为杠杆。文化愈发达，人文愈丰富，二者在相互促进中使得人的本质更加鲜明，但只有当文化自觉

到自己的类别时,人文的学科才会出现。学科之科归“禾”部。据罗振玉研究,在甲骨文里,禾“上象穗与叶,下象茎与根”。唐李绅《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禾与米是有联系的。禾是有叶穗的庄稼,米无壳,但包含在穗中。学科是学问的科学。学科的科从禾,此声符标音兼示源。《说文》:“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科从禾从斗,是个会意字。按汉字意义来说,科学的科是从农业活动中悟出来的,因为科之部首为禾,右旁为斗。禾苗的果实为粟米,粟米要用斗量,斗量是数学方式,数学是科学之母。古人以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已能从量上把握粟米的多少。学科之“科”所蕴含的意味运用在人文中未必要人们非得采用量化的分析方法不可,但它却要求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

以上从汉文语根角度对人文学科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文学科的意义并不就是人文学科语根的意义,它也不仅仅是人文学科语词的意义。“大凡文字,总不过是语言诉之于视觉的符号,不能怀疑汉字同样仅仅是符号,把词置之度外单纯追求字形是危险的。汉字的字形所暗示的,不过是词的语义的影子,并不就是语义本身。”^①我们不甘心于在人文学科的复杂性面前束手就擒,所以才从“语根”角度切入阐发,以便能掀开人文学科这座冰山的一角。广义的人文包括自然科技在内,但目前中国却习惯于将自然科技与人文相对。在当代中国,原来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中国受西方影响,以科教兴国。其科学分为两大类:科学院所属的自然科学部分所办

^① 王继如:《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述评》,《辞书研究》1988年第1期。

最高学术刊物是《中国科学》，其社会科学部分所办最高学术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当代中国学科分类中似乎将自然科学置于人文之外，却又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哲学的是属于它的一个部门。虽然在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部门总是将人文与科学分别对待，实际上广义的人文总是包含着科学，因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人文作基础，科学将会是什么样子。当今高考中所谓 3+X，实际上有两门都属于狭义的人文学科。两门以外的数学以数字为基础，从人文学科的语根上说，数字和文字一样，都是人文文化的产物。文化老人费孝通指出：“人文世界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人离不开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在自然世界中的活动，又创造了人文世界。因此，无论是研究自然世界还是人文世界，都要在知识方面贯通起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而人文是人所创造的文明和文化，人所创造的文明和文化是人文学科的两个根本方面，所以人文学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贯通。

从西学语根分析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说：“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真正的和最

^① 《自然科学越发达越应重视人文科学》，《光明日报》2001年9月26日。

初的形式。”^①根据卡西尔的这个说法,语根就不仅是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是整个人文学科的基石。和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组成之元素为水木土金火大同小异,西方世界的古人认为构筑万物的要素有四行:earth, water, fire, air(土水火风)。中国人认为,域中有四大,首推其道,其次是天地,再次是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西方人认为,除了自然和人以外,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圣经》认为宇宙是由上帝永远主宰的,宇宙是上帝的势力范围,是由他管辖的天国。天国乃至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后来上帝决定造人,让其管理地上的生灵,并从中得食。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捏成一个人,把生气从他的鼻孔吹入,使他有了生命和灵性,这个人就是 Adam(亚当)。亚当是一个聪明好学但又不守本分的人,他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总是想补天为人类做好事的女媧不同。然而,应该指出,在语根范围内,上帝这一语词并不比希腊“神话”这一语词来得久远,而逻格斯这一语词的产生也远在宗教这一语词之前。

加拿大批评家弗莱(Northron Frye)认为,文学是一种“移位的神话”,而神话是“文学的结构因素”。“神话”虽然不同于“人话”,但它依旧属于人文中的民间“传说”。从语根上看,西方精英文化所立足的逻各斯(logos)和表示民间传说的语词 legend 是一个本原。根据 Eric Partridge《英语词源》中的观点,西文“传说”一词的根本存在于原始人的采集活动,例如,收集野果。收集野果要进行观察、择别、计算和推断,这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具体活动却

^① 《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5 页。

不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它似乎孕育了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因为观察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择别是一切分析学科的基础,计算是数学的基础,而推断则是逻辑学的最终目的。希腊文 *logos* 有一个衍生词 *logia*,这个衍生词的形容词形式影响到拉丁文,而拉丁文又影响到法文,而法文又影响到英文。现代英文中的 *logic* 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 *logos* 意蕴的所有基因。在人文学科的本原方面,西方人所推崇的 *logos* 和中国人所推崇“道”一样,具有着深刻的意义。神话(*mythos*)传说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全面繁荣,而神话学(*mythologia*)一词到了晚期拉丁语的时代才出现,西文中现代英语 *mythology* 和现代法语 *mythologie* 都来源于晚期拉丁语 *mythologia*,意思是对神话的阐释,它们都来源于希腊文,都由 *mythos* 和 *logos* 结合而成。西方神话是西方人文的产儿,而西方神话学是西方人文学科的重要部类。

有了文字以后的人文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它所用来的表现的语根之间,人们总是会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上所述,人文学中的“文化”因素突现于人文学科中的文科,它反映人类生活关系中的生活力;人文学中的“文明”因素突现于广义人文学科中的理科,它反映人类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西文“文化”和“文明”两个语词的语根中很明显的传达出了这方面的信息,所不同之处在于:“文化”是在农耕人文中产生的,而“文明”是城邦人文的产物。在拉丁文中,“文化”(cultus)的本义是耕种、培养,耕种和培养是十分精细的事,需要有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后来法文和英文都继承了拉丁文的这一语义,不过法文 *culte* 和英文 *cult* 已经将拉丁文中的敬重发展成了崇拜,而用 *culture* 专门表示文化、培养等含义。在人类历史的实质性活动中,农